

生活在别处

如风 著

生活的本质是岁月静好，但生命不是，生命需要飞翔。于是，我许下生命的自由。漂泊，是为了求索；流浪，是为了生活。

自由，在路上
梦想，在前方
家园，在内心
生活，在别处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生活
在
别处

如 风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活在别处 / 如风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9

ISBN 978-7-5205-0612-0

I . ①生… II . ①如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9602 号

生活
在
别处



责任编辑: 梁洁
美术编辑: 飞羊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 邮编: 100142
电 话: 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传 真: 010-81136655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880mm×1270mm 1/32
印 张: 13.25 字数: 306 千字
版 次: 2019 年 3 月 北京第 1 版
印 次: 2019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42.00 元

吉生
目 录

快报

傲娇之城

- 007 上海啊！上海
- 011 傲娇女人
- 019 速度与孤独
- 022 洗澡记
- 025 租房记
- 037 讨生活记
- 043 灰姑娘

天堂之城

- 061 西湖
- 075 绿茶
- 082 杭派茶馆
- 088 另类生活
- 092 智慧与闲适

传奇之城

- 099 青藏铁路
- 102 拉萨的歌声
- 108 淘气的小喇嘛
- 113 风雨纳木错
- 121 藏式茶馆
- 125 拉萨传奇
- 144 央金传奇
- 155 篓的传奇
- 177 他为爱情而生



生活
在
别处

如 风 著

目 录

长恨歌

傲娇之城

- 007 上海啊！上海
- 011 傲娇女人
- 019 速度与孤独
- 022 洗澡记
- 025 租房记
- 037 讨生活记
- 043 灰姑娘

天堂之城

- 061 西湖
- 075 绿茶
- 082 杭派茶馆
- 088 另类生活
- 092 智慧与闲适

传奇之城

- 099 青藏铁路
- 102 拉萨的歌声
- 108 淘气的小喇嘛
- 113 风雨纳木错
- 121 藏式茶馆
- 125 拉萨传奇
- 144 央金传奇
- 155 篓的传奇
- 177 他为爱情而生

- 181 桑耶寺的手擀面
191 藏地终南山
195 南迦巴瓦
205 转山

山 城

- 215 混乱迷城
221 烈火雾都
225 山城棒棒军
229 火锅与美女
234 千年三峡

自由之城

- 241 老街
247 千园之城
255 云中天堂
262 多元的生活
273 我的办公室

东方之珠

- 281 西贡
284 吃在香港
292 “地狱”的香港
297 天堂的香港

无言之城

- 305 穿越中西
- 310 城市无言
- 317 别样新年
- 324 叹茶
- 331 叹书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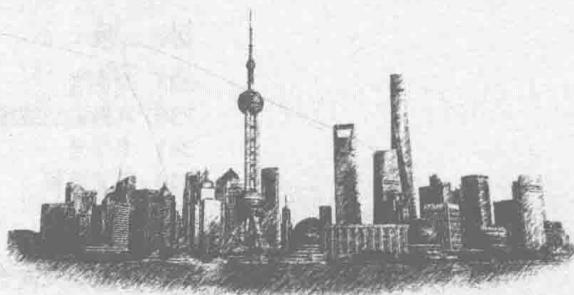
冰 城

- 335 双面雪
- 338 高傲的羽绒服
- 341 老字号
- 348 俄式西餐
- 352 搓澡记
- 357 重返呼兰河
- 369 父母的元宵节
- 375 冰城的春天
- 378 失心的女人

番 外

- 383 城市与村庄
- 387 追自由的女孩
- 392 四海为家
- 409 生命·家·生活

上海啊！上海
傲娇女人
速度与孤独
洗澡记
租房记
讨生活记
灰姑娘



傲
娇
之
城

上海啊！上海

上海拉开了我人生的序幕，都说人生如戏，因而，我选了一个大舞台演出，以防我的这出戏过于平常。

我几乎是逃出北方的，并非无路可走，而是担心被套上卸不掉的枷锁：家庭、孩子、无休无止的关系和琐事，再想出来就不能了。

对于全省招生的师范学生来讲，我有着最好的就业去向——到省城的课堂拿起粉笔，授业解惑。但是我整整在课堂里生长了十六年，从一个一尺来高的孩子到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，我不想再出课堂就走进课堂，与外面的世界再次隔离。况且，所学的那点东西不足以自己解惑，如何为学生解惑？

我自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，但我有着原始的第六感：

这不是我要的人生，而且不能把别人要我要的当成我想要的。

我选择到未知的世界，探索别样的生活。

于是，大学一毕业，家也不回，就拎着行囊独自来到上海。

上海是一座神奇的城市，能够滋生各种可能，容纳各种人生。

作为男人，你可以穿着睡衣去买菜，也可以把女人宠得没有底线，可以执着训练跨栏，也可以去NBA打篮球，还可以去参加汽车拉力赛、拍电影。作为女人，可以过着名门闺秀的生活，也可以过着天涯歌女的日子，可以在老弄堂里流言蜚语一生，也可以与叱咤风云的男人恋爱，还可以成为中国最早的女飞行员。

所以，旧上海既有文豪，又有青帮；既有作家，又有名伶；既有循规蹈矩的百姓，又有特立独行的叛逆。

上海能包容任何一种身份的你。尤其是女人。

我到上海时只有一种身份：打工者。有生以来，第一次独自生活，目标极其明确：工作。工作的目的是赚钱，在上海立足，养活自己，开创不一样的生活。

我很认真地过每一天，因为每一天都不一样，不再有铃声，不再有班级，不再有成群结队的同学，不再有人给讲课。

上海就是学校，公司就是班级，同事就是同学，领导就是老师。这所学校里的人想的、说的、做的，与那所学校完全不同，没人教，但有人考试，那所学校是每半个学期，二三个月一考；这所学校是每天要考，考你是否按时出勤，是否工作积极，是否在会议上提出积极创意，是否有工作成绩。在那所学校，只要不极其出格，你可以安稳地待在那里；这所学校，彼此试用三个月，不喜欢就可以离开。

我去的时候，上海前所未有的热闹，突然从四面八方来了许多人，聚集了天南海北的毕业生，外来人像潮水一样涌入上海，从各个角度去寻找自己的生活。毕业生们每周末去到各大人才市场，人山人海，摩肩接踵，只为找一个合适的公司，这是大海捞针，不只是难，而是必须捞到，否则，就得离开上海。

上海的庞大与冷漠使我生活在看不见的魔沼中，被迫加速成熟与世故，而我既简单又直率，又真正来自乡下。

初到上海时，我还没见过地铁，没坐过空调公交车，没吃过肯德基，没出过门，最远到达哈尔滨，最大的世界是呼兰河，能够发生什么？

就像一个孩子独自去迪士尼乐园，跑到成人的世界里去玩，而上海不是迪士尼，所有的游戏都是真的。更可怕的是，我根本不懂游戏规则，时常把过山车当作旋转木马，惊得自己尖声呐喊，却动弹不得。

学校生活就像旋转木马，上海的生活则是过山车。好几次头悬向下时，保险带差点脱落，我双手死死地拽着锁扣才能自保，还有那不讲道理的速度，使我完全有能力思考，只被迫旋转奔跑。

我在人生最无知、最幼稚的时刻生活在上海，两年后便匆匆逃离。逃出上海后，从未想过回来。无论它怎样精彩，都不属于我。

但之后每次去上海，感受极其异样，不同的年纪，不同的心境。回到上海，都有一种回溯当年初入社会时的疼痛感，也有一种探望性情相左的老友的重逢感，总之，每一次，都会五味杂陈。

尤其刚离开那两年，每次回去，都会感慨：

这里，我住过！

啊，这幢大厦，我工作过。

这里，那个中秋节，我独自站在窗边流泪。

这里，我一个人看着 APEC 会议的烟花绽放在黄浦江上。

又开一条地铁？三条？哇。

我甚至还会特意开车去之前住过的那些房子，去寻找那个心酸的打工者的辛酸历程，然后，便找一处饕餮，慰藉当年连的士都打不起的自己。

无论是在上海新天地喝咖啡，还是黄浦江畔喝德国啤酒，或是到穹六人间吃西餐，然后去淮海路购物，衡山路泡吧，都有一种雪耻的感觉，似乎是猿人学会了直立行走之后，再到爬行的地方奔跑，让它知道：我长大了。

这种感觉几年之后，才渐渐消失。一是因为时间，二是上海的变化。

上海不是我生活时的上海，我也不是当初的我。我和她之间，都没有坚守那份原始的质朴，尽管越来越美，却非人生初见。我知她之变，她却不知我之变。

上海赋予人这样一种狂妄及能力：能够在上海生活一年以上的人，足以在中国任何城市生存。我用人生证明：生活在任何一座城市都比上海简单。而我却在人生最简单的岁月里，生活在最不简单的城市。

傲娇女人

女人，是上海的灵魂。人活着，必须带着灵魂，但却时常遗忘，或者过度张扬。

我记得刚到上海的那一天，我转乘了三次公交车才回到小区，近40℃的气温，那还是一辆普通车，像是烤箱，司机一个急刹车，我被一条纤细的长腿穿着的尖细的高跟踩了一脚，本能地尖叫一声，“哎哟，你踩了我的脚了！”

一听这样标准的普通话，那位美丽的上海女人来了劲儿，用超级标准的上海话教训我：“是车子刹车不灵呶，关阿拉啥事体！有本事

你站得稳些，站对了地方呶，就不会有人伤害侬了。”

这是我意译过来的，当时她说的全是上海话，我只听懂“侬”和“阿拉”两个词，看她的表情绝不是在向我道歉，而是向我挑战。

我毫无还手之力，我连她的话都不会说，她断然不肯屈尊说普通话，只能自认倒霉，吃亏是福。脚面上被踩了一个紫黑色的印痕，却白白地黑了。

“对不起”就三个字，反而说上一堆。你问路时他们很冷漠，吵架和八卦时立即彰显他们的热情和口才：滔滔不绝、喋喋不休、如黄河之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。你若敢回，他会和你吵到他下车，而上海那么大，总是一坐两三小时。

2

一个上海外地朋友林浩，在上海读大学，本不敢找上海女人，无力侍候，但因为大学同学英儿失恋时找他哭诉，也不知那个夜晚发生了什么，二人就开始恋爱了。不久，同居了，住在英儿家的老房子，那房子老得……比苏州河两岸的旧居能强一些，踩在楼梯上咯吱咯吱作响，房子倒是很大，但很阴暗。我到她家做过一回客，在那个黑暗的屋子里看了《千与千寻》，出去吃晚饭时，英儿从敞开的皮箱里抽出一条裙子去里屋换上。

很快，我发现，她不会叠衣服、换被套，上大学时，每周末都是妈妈去她宿舍里把换洗衣服和被套拿回家洗。

上海女孩都不大报考上海之外的大学，本土的著名大学已经够